

夜归

我常和朋友聚会,尽兴归家时,大都是深夜十一二点,有时就打车回家。

一次,我和朋友向兄到双流机场附近一位朋友那里去聚会。去时坐地铁,方便快捷。聚会结束,时间较晚,双流朋友为我和向兄各叫了一辆顺风车。

双流朋友性格豪爽,酒量也大,为我们叫车时,说话已经有点结巴,但头脑还是清醒的,放下手机对我们说:“我听声音,第一辆车的司机肯定是个美女。”我笑道:“听声音就能听出来?”他喷着酒气拍着我的肩:“绝对没错,这辆车你坐!咋样?”我说,谁坐都可以。

过了10多分钟,一辆白色轿车驶到我们面前。我一眼望去,驾驶员是个年轻姑娘,戴着口罩,穿一件白衣服,在朦胧的街灯下,颇有点醒目。朋友朝我做了个怪相:“咋样?我说得准不?”我笑道:“厉害!”

按我的坐车习惯,一般是坐副驾驶座,但当晚念头一转,司机是个姑娘,我一大男人坐她旁边,可能会使她紧张吧?便拉开后座车门上去。

我坐在后排座上,姑娘看了我一眼问:“你们喝了酒吧?”我心想她怎么知道?戴了口罩的,应该闻不到呀。我说:“你怎么知道?我只喝了一点啤酒。”她笑道:“不是你,是你那位朋友。接他电话的时候,我就知道他喝了酒。”“你太厉害了,我朋友确实喝了,而且还比较多。”姑娘说:“我听他说话的语气,就是喝了酒,而且有些醉了。”

姑娘虽然年纪不大,却见多识广,冰雪聪明,我不由得佩服。话匣子打开后,我的话也多了,于是说起聚会喝酒发生的一些趣事,比如醉话,比如醉态。姑娘听得很专心,不时还笑出声来。我坐车不喜欢沉闷的气氛,以往打的,男司机居多,有的一言不发,沉默是金;有的滔滔不绝,信口开河。

有一次晚上回家喊的滴滴,司机是一位年轻女子,家在温江,是听她的口音得知的。她瓜子脸,表情很甜,说话温柔。半小时的路程,龙门阵一摆下来,很快就到了。临别的时候,她甜甜地笑着,一双眼睛秋波盈盈。我知道开车其实很辛苦,但她知足常乐的表情,却让自己的人生充满阳光,也带给他人愉悦的心境。

正想着,姑娘问我:“老师,你上班做啥呢?”我简要地告诉她我的工作,感慨各行各业挣钱吃饭都不容易。姑娘共鸣道:“真的是这样,我开车也不轻松。平常都不敢多喝水,尤其是到了夏天,中午一两点钟,很疲倦,眼睛都有点睁不开,想打瞌睡,但还是要忍住,不然,要出事的。晚上回家睡觉,也多晚的。”

听着姑娘的话,我对靠双手打拼的女孩充满敬意。

夜色无边,姑娘开车很平稳,路边的街灯一盏盏掠过。和她闲聊着生活的各种话题,我的心情很放松,有一种久违的温暖感。突然之间,我希望路程再长一些,再长一些。

40多分钟的车程很快结束,到了我住的小区。我对姑娘说:“谢谢你,辛苦了!开车安全第一,我给你照一张相吧。你的吃苦精神值得赞扬,到时发个朋友圈。”她扭过头,双手放在方向盘上,微笑着,一双眼睛明亮清澈。

下了车,我朝姑娘说了一声再见,她朝我摆摆手,车子像一条灵活的鱼儿,又游向城市的大海。

□何一东

散文

离乡多年,我成了母亲的客人

□洪福乐

母亲病重已5年多,从最初的卧病在榻,到如今基本能自理,生活愈发明朗起来。在这期间,家里总会来往些人,有的送来水果饮料,有的则来说几句贴心话。

面对来客,母亲最初是并不开心的,因为她实在无法接受躺在床上而自己,更不愿让别人看到她的病况。但出于自身的修养,母亲还是会对外来客都笑脸相迎,让人瞧见她的坚强,并告诉他们,你看,我并不会被病痛击倒。

后来,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,母亲能下地走路了,但来看望她的人却渐渐少了,偶有从远方来的亲戚,也是顺道路过,看一眼便匆匆离去。加上平常生活距离远,与母亲能聊的话不多,见面也多是诸如“好些没有”“日子会好起来的”话语。

这时候,母亲倒开始期待能有人来了,因为卧病在床的日子实在无聊。我在部队不必说,妹妹已进了大学,父亲需要谋生,手脚并不灵活的她,也没法靠做事来打发时间,唯有家中那台电视陪她。

我每念及此,总无法想象母亲内心的煎熬有多深重。唯一知道的,就是那般日复一日重复着的乏味生活,已经击退了母亲曾经的骄傲与乐观。

母亲的孤独我无法体会,倒是离她愈发的远了,更清楚地感受到她对生的希望。

我离家从军已9年,生命的三分之一在远方度过。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总能聊上个把钟头,重复地说着上次通话的话题。我常担心母亲的身体,可她却总是宽慰我说:“我马上就会好起来,到时候就能给你带孩子了。”“你放心工作,我在家一切都好。”

我明白,那风雨飘摇的家,正经受着怎样的摧残,父亲那渐密的白发背后,藏着多少的辛酸。

不知何时开始,我也成了母亲的客人。

在母亲能下地行走后,每年年假,我都会分作两次或三次,一是工作原因不能走太久,二是希望能让我和母亲的日子都有新的盼头。

周转过几次车站,好不容易回到家时,家里人似乎都显得“拘谨”起来:父亲会特意将昨晚的剩菜收起,专门备些菜品;母亲会换上新装,以此彰显精神;妹妹则将我行囊里的衣服鞋子拿出来,为我洗净。

这个家都想要为我做些什么,对于我的到来,他们显得尤为热情。这一份热情,却让我感觉与他们疏远起来,我于这个家而言,似乎已经彻底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我回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,便是换上军装,牵着母亲上街走一走,这是母亲最能恢复往日神采的时刻。街坊邻居们远远看着我们,都会笑着热情地打招呼:“哎呀,当兵的儿子回来看老娘了。”“这小子出息了。”母亲则在我的搀扶下开怀地一一回应着。那一刻,我似乎就是别在她胸前的一枚军功章。

蔡崇达在《皮囊》里说过,我们终归成为了既没到达远方,而又失去了家乡的那个人。近几年来,我对此的感受愈发深刻。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归乡的日程几乎都是如此:从部队匆匆回到家乡,与他们说几句宽慰的话,购置几件衣服,然后匆匆离开,留下一地鸡毛,以及母亲成日的思念。

回到部队,整个家乡的样貌又开始模糊,只有母亲靠在门前看我远行的身影日复一日愈发清晰。耳畔常回响起她那一句:“你快走吧,我看不到你了,就回去了。”

今年,母亲的身体已好转多了,电话里,我因在远方而内心常怀愧疚,母亲却因我在远方而备感骄傲。

我知道,所谓生命的成长,在岁月的流逝中,体现在我和母亲身上,便是我愈发健壮,母亲愈发衰老。

如水的女儿

□万晓英

“二十几岁的人生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……每一步,都必须要好好走,每一步,都将会是一生……不过度期待,只认真经历,结果会自然产生。”这是女儿应学校要求给《致考研学子的一封信》中写的一段话。

在信中,女儿说到了两个方面:一是“奇迹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”,另一方面是关于怎样学习的方法。“考研的过程就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,并不是每天都会开心,但每天都坚持去做,是日后想起来真的一点也不后悔的事。”

是啊,女儿学的是建筑学专业,5年大学,最终以考研笔试、面试、综合第五名的优异成绩,考上了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,同时获得二等奖学金。女儿从一个二本大学考上重点学校的研究生,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可想而知。

女儿,永远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。这句话,用在我女儿身上再贴切不过。5年大学,不管再忙再累,她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我。说她的学习、思想、困惑、矛盾、高兴、痛苦……我都尽量从朋友的角度去开导她,引导和鼓励她。

特别让我感动的是,每年我的生日,她都会用不同的方式为我祝福。

“阿姨,祝您生日快乐,永远年轻!”“阿姨,祝您每天都开开心心的,永葆青春!”“阿姨,希望您每一天、每一年都如今天一样,永远健康幸福,生日快乐!”早上,一打开手机,一条条生日祝福短信蜂拥而至。一开始,我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,后来才知道,是女儿发动她的大学、中学同学和好朋友,给我送来特别的生日祝福。

“万晓英——最佳老妈奖。爱你的嘉嘉。2016年4月21日。”再次看见女儿在网上特意定制的生日祝福水晶杯时,心里涌起的依然是那份暖暖的感动。“妈妈,你总是带着笑容,面对生活中的一切……你方向感不好,但每当出门在外时,却只为了我的安全着想;你记性不好,但一直记得我喜欢的是什么……我深知自己还没有完全长大,但是我会拉着你的手走过陌生的地方,努力帮你记着该记的东西……生日快乐,我最爱的暖宝宝妈妈。”看见这些暖心的话语,谁还能说女儿不是自己最贴心的小棉袄呢?

女儿用自己的零花钱买来的母女围巾、手提包……每年不一样的生日礼物,让我在这一天感觉格外高兴,特别幸福。

我爱好文学,女儿也比较爱好文学。“没有天空的海/独自拍打着浪花/在深潭里飘荡/寻找心中的维也纳……一叶知秋/海的内心深处/渴望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……越过逆潮/将生命延续”。这是发在《东方作家》德阳文学青春方阵80/90后专号上的诗歌《没有天空的海》。

在这首诗投递前,我和女儿为用“一叶知秋”还是“一叶之秋”争论了好一阵。后来,女儿陆陆续续在报刊杂志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,加入了德阳市作家协会,摄影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。新冠肺炎疫情之前,女儿还出国在好几个国家做过义工。看着女儿的成长,我心里的欣慰不言而喻。

女儿不仅在学习上努力刻苦,在生活上也慢慢学会了独立、坚强。爱人早逝,给我和女儿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正因为有了女儿的坚强、独立,让我破碎的心重新看到了希望,得到了慰藉。是女儿,支撑起我生活的勇气和决心;是女儿,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;是女儿,代替了爱人那独有的爱;是女儿,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渴求……正如女儿给我的信中所说:“为了明天,让生活充满阳光!”“永不放弃,就是未来!”

如水的女儿十八变,但不管怎样变化,女儿是爱人今生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,是我这一生中永远的财富。